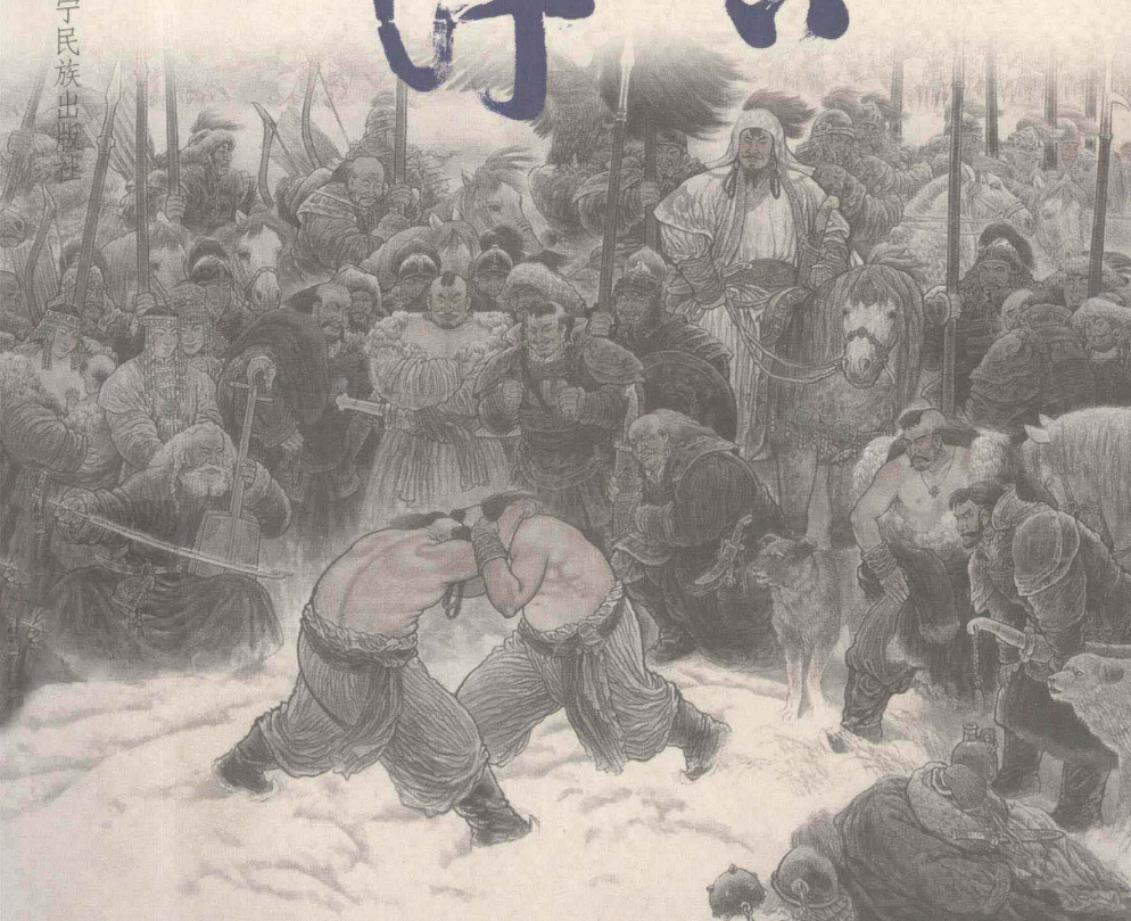


金色夕阳 出版工程

长篇英雄史诗

牛七汗

上



路力庚 著

辽宁民族出版社

生
死
如
夢



金毛夕阳 出版工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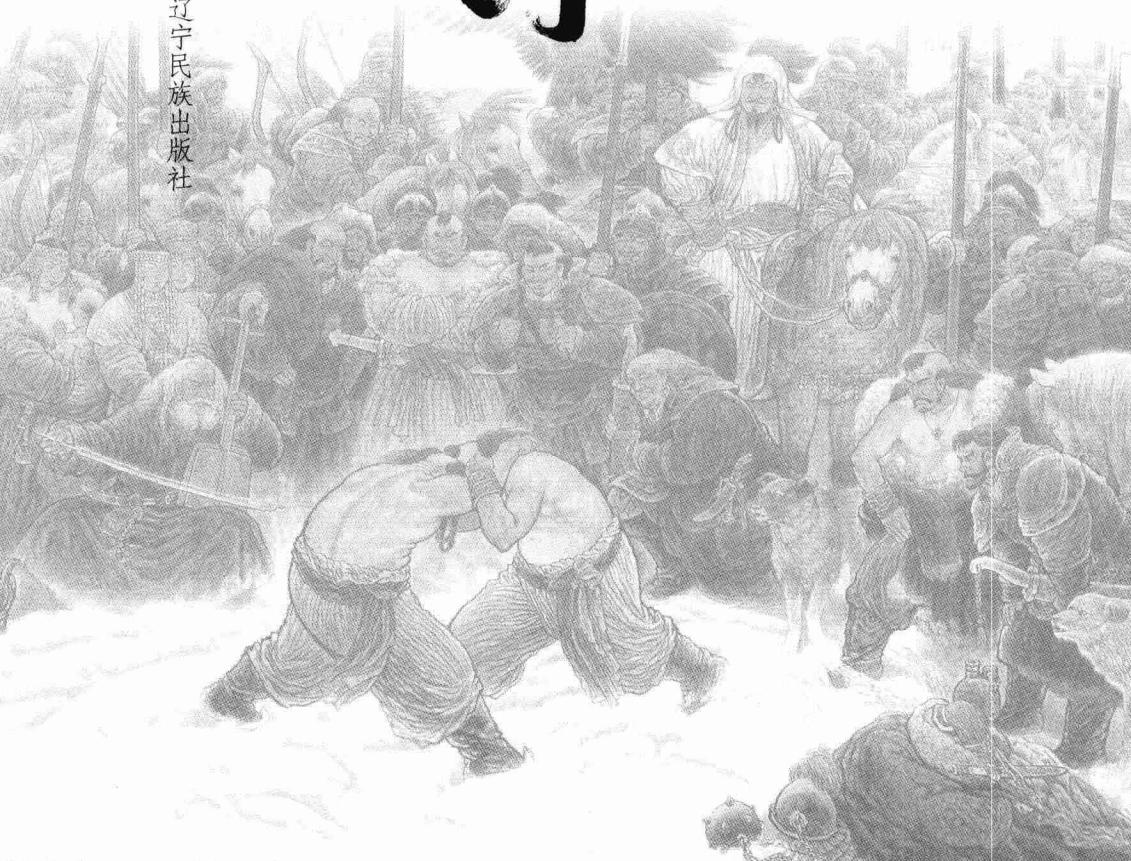
长篇英雄史诗

牛 回 汗

上

路力庚 著

辽宁民族出版社





成吉思汗雕像

金色夕阳出版工程编委会

主任
马述君

主编
王维桓

编委
方红星 王伟 田雪峰 宋纯智
刘国玉 刘明辉 李凤山 李兴威
李英健 李显鹏 张东平 杨永富
范文南 肖德运 武元凯 金英伟
孟凌君 崔勇谋 韩忠良 董晋骞
程培杰（以姓氏笔画为序）

编务
王伟 杨玉君 李丹歌

总 序

马述君

辽宁是全国城市化、工业化程度较高，现代化水平居于全国前列的省份，老龄化程度也居于全国前列。目前，全省60岁以上老龄人口已超过700万，超过老年人口比重的全国平均水平。相对而言，辽宁又是老干部、老知识分子、老文艺家比较集中的省份。

虽然大多数老年人都已离开了工作岗位，开始了颐养天年的晚年生活。但他们中的很多人仍然身体健康、思维活跃、精力旺盛。一部分具有扎实写作功底和良好文化基础的老年人，特别是老干部、老知识分子、老文艺家，利用离退休后的充裕时间，将自己丰富的知识积淀、丰富的人生阅历和深刻的人生感悟通过文字落实于纸面。这些文字朴素而真诚，深沉而睿智，具有较高的出版价值。

但是从当前图书市场的实际情况看，出书难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很多老同志手里拿着凝结着心血的、沉甸甸的书稿，却找不到愿意出版的单位，即使有出版单位同意出版，往往也因高额的出版费用望而却步。基于这种情况，2007年初，省财政厅、省新闻出版局共同策划运作了“金色夕阳”出版工程。其中“金色”象征着财富和收获，“夕阳”代表着老年群体。“金色夕阳”寓意“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的绚烂多彩、充实而收获的晚年生活。这项工程旨在通过政府扶持为主、动员社会多方资助的形式，挖掘我省老年群体的出版资源，切实解决老干部、老知识分子、老文艺家出书难问题，为我省图书出版事业的繁荣发展作出贡献。

老年人是社会的宝贵财富。他们走过坎坷波折，历经沧桑风雨，用自己的热血青春打造了共和国的繁荣昌盛，为国家、社会无怨无悔地奉献了一生。在国泰民安、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中，很多老年人退而不休，老当

益壮，通过各种形式丰富自己的晚年生活。著书立说是部分老年人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的重要表现形式。相对于青年人来说，老年人在从事创作过程中遇到的阻碍更大，有些人视力已经下降，但还借助老花镜和放大镜查找资料，有些人体力不支，需要在他人帮助下完成书稿的录入。从某种意义上说，老年人的书稿不单单是知识、情感和智慧的融合，更重要的是毅力、精神和境界的体现。这些书稿是留给后代的不可复制的精神财富，让这些书稿付梓，立言于世，泽被后人，又是件具有“抢救”意义的事情。

在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时代，“金色夕阳”出版工程无疑是推进和谐文化建设、繁荣图书出版的创新之举，又是继承老一辈优良传统，弘扬老一辈革命精神的文化盛事，同时，也是传承文化、继往开来的薪火工程。这一工程将通过文学系列、艺术系列、学术系列图书的合理出版，为社会提供多种类的优质图书。顾炎武有诗：“苍龙日暮还行雨，老树春深更著花”。我们相信，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金色夕阳”出版工程能够传播壮心不已、蓬勃向上的时代精神，能够提供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名品佳作，更能够为全省图书出版业璀璨多姿、充满生机的金色时代添上一抹绚丽的彩霞。

浩气磅礴唱大风

——序路力庚长篇叙事诗《成吉思汗》

萨仁图娅

以诗为史，壮写英雄。以书法而名世的路力庚，本精于传统笔墨，真性情涵万里天。他历经八年时光，走遍蒙古草原，又以数百个不眠之夜，写下了长篇叙事诗《成吉思汗》，可喜可贺！

成吉思汗是永久的话题。J·M·罗伯特在《世界企鹅历史》中写道：“成吉思汗才智超群，名震四海，直到1227年去世为止，没有一个人能与他相比。他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征服者。”据《华盛顿邮报》1996年4月19日阿米·伊斯克维兹报道：认定成吉思汗为千年风云第一人，是依据由谁缩小地球、拉近世界为原则评选产生的。

成吉思汗在历史上创造了辉煌和极限，以世界征服者的称号载入史册。路力庚以诗为解读方式，纵笔书写，展示出浩大、雄浑和充满了神性魅力的成吉思汗。其斑驳的时代光影，摇曳多姿的文体形态，足以触动心灵。

举重若轻，挥洒自如。路力庚是一位在诗质上和思想上都有自己独特追求的诗人。他视野广阔，对成吉思汗具有整体理解与独特把握，对人物、情节、结构的别具匠心，皆出自于充满崇敬与深爱的肺腑。《成吉思汗》之诗，是历时性的铺排，即时性的书写，以时光之流为线，从“诞生·苦厄·磨难”开篇，接连“合婚·苍狼·联盟”，经历“战争·夺妻·扩展”，到“分离·崛起·称汗”，一直到“内讧·灭塔·斗蛮”，“吊民·伐罪·一统”，乃至“安内·封功·国典”……路力庚通过对成吉思汗的再思考和深入挖掘，充分展示一代天骄非凡的生命历程和惊天动地的英雄业绩。

气势恢弘，意蕴深远。作为马背民族的后裔，路力庚以深挚的民族文化情结，固守于传统精神的基础，又拓展于历史的局限之外，其典型性，驱动诗歌进入英雄世界。在他的笔下，成吉思汗驰骋草原，统一草原，南

伐西征，纵横天下。富有诗性血性，充满激情感情，他每每“重读十三世纪古波斯成吉思汗的随军记者——志费尼著《世界征服者史》，就心潮起伏。仿佛置身于刀光剑影的动荡草原，抑或是随着成吉思汗高举的大纛，所向披靡、横扫世界。为此歌以咏志。”他在《尾声》中说：“一位震惊世界的大汗 / 他率领铁骑部落 / 冲破贺兰山屏障 / 他挥舞“上帝之鞭” / 穿越高加索悬岩 / 为生存而流血 / 为民族而舞剑 / 凭智慧和骁勇，戎马天涯 / 借胆略和无畏，矛闪戟寒。”

行文酣畅，笔力雄健。路力庚抓住叙事诗的本质特点——抒情，因为叙事诗不是要简单叙述一个人物，或讲述一个故事，而是要讴歌一个人物，歌唱一个故事。路力庚把豪情浩气浸润在历史场景的抒写中，在新诗的原野上迅猛有力地奔突，驰骋出一片情景交融的开阔地。他纵情吟唱，以充沛的诗情作为叙事的基础，“浩瀚的历史大卷哟 / 犹如一条滚滚长河”，“血与火的时代哟 / 是征伐与开拓的组合”。他寄情于事，在叙述中抒情，“时间 / 慢慢伸延 / 那历史进程啊 / 缓慢地向前 / 我们追述过 / 铁木真与那飞逝的时空 / 悄悄进入了一一八三年 / 草原外边的世界 / 也在潜移默化地变幻……”

瞻焉在前，仰之弥高。成吉思汗是后人难以比肩的战争奇才。《世界征服史》的作者、波斯史学家志费尼说：“说实话，倘若那运筹帷幄、料敌如神的亚历山大活在成吉思汗时代，他会在使用策略方面当成吉思汗的学生，而且在攻城略地的种种妙策中，他会发现，最好莫如盲目地跟着成吉思汗走。”路力庚的历史记忆与审美表达，在史实中发现与创造，叙事不拘泥，抒情不空泛。如果不是对于民族的大体悟，大观照，何可臻此！

雄浑雄健，苍劲厚重。成吉思汗的名字与“成功”联系在一起，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解读成吉思汗就是解读成吉思汗的成功之谜。路力庚感性与理性融合，着力表现成吉思汗强劲和旺盛的生命力，刚毅而无敌的性格。其责任感、历史感和诗人的良知，来自对艺术审美的不懈追求。

植根民族，心尚高远。就艺术风格而言，路力庚是民族化的，《成吉思汗》是民族精神之结晶。其诗歌精神的文化认同与价值判定，是大民族观。其丰厚的传统文化素养，深潜于其精神核心之中。如刘勰《文心雕龙·时序》中所说：“时运交移，质文代变。”历史题材与时代主题的开

拓，必然呼唤相应的新的形式和风格。

意象的运用，意境的营造。路力庚在《成吉思汗》诗作中所表现出来的试验意义在某种程度上值得重视。他极力挖掘词语的天赋潜力，契合当代人的思维特征，他的诗歌世界呈现为一个多彩多姿的立体空间。至于一气呵成的思维无间歇，缺乏必要的艺术提炼，对诗歌文本的阅读存在程度不等的突兀之感，总体而观，瑕不掩瑜。

萃取英华，雕塑伟岸。西方艺术大师塞尚说：“艺术从来只向极少数的个人开放。”路力庚的《成吉思汗》，是在精神高度上的诗意审美，是洞察历史风云的诗意呈现，使作品焕发出振奋人心的璀璨光芒，这不正是当代读者尤其是青少年读者所需求的吗！

二〇〇八年三月

前 言

公元 13 世纪是史书应该大书特书的世纪。因为在这世纪里最突出，最优秀的人物诞生在碧野茫茫的蒙古草原上。他“手握凝血如矛”的降世，就注定了他彪炳千秋的辉煌伟绩，他就是一代天骄成吉思汗！

有位哲人曾说：一个民族没有英雄，这个民族是可悲的，出现了英雄却不认识他，不研究他，这个民族是没有希望的。这个评论真是恰到好处。

成吉思汗在历史舞台上的名声与影响可以说超过拿破仑和亚历山大。我年轻的时候，单听说过其人只识弯弓射雕，产生过一种错觉，以为此人乃一介武夫罢了。可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丰富，尤其在读过有关成吉思汗的大量书籍以后方才顿悟，他的作为是一般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都不能同日而语的，可以说他在八百三十多年前就改变和影响了世界。他把世界格局以自己的意志重新划定，也就是说，成吉思汗的铁蹄踏入亚欧的同时，也就是踏入了世界体系。试想，一个游牧部族，在外邻强权的压制、奴役之下由弱到强，以空前的武功改变了自己民族的屈辱历史，而使世界各地的统治者为之震惊，难道这个民族英雄不值得崇拜和敬仰吗？成吉思汗以无坚不摧的大气概实现自己的目标，滚滚烟尘弥漫了整个欧亚大陆。在太平洋上，多瑙河沿岸，在地中海边，在印度河流域，到处都响彻着他进攻的号角和金鼓之声，致使多少顶皇冠落地，各种拥有最高称谓的人们失掉昔日的威严。就是这位战神，把草原落后、荒蛮、分裂的蒙古部族统一在了一起。据史书上翔实的记载，成吉思汗没有降生之前，混沌愚蛮的各个部落乃是一盘散沙，他们被强邻巧妙地利用而相互残杀。成吉思汗经过若干年的努力拼搏，他不只是用弯弓、长枪和战骑，更主要的是用他那震撼民族之魂的“大纛”九尾白旄指挥旗的引领去完成一次次的征服。这是什么？是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鼓舞着追随他的忠诚战士。所以，

他是后人难以比肩的战争奇才，他以绝顶的睿智、大无畏的勇气将人类策谋的军事和政治完善到了极致。战争的结果便是轰轰烈烈的成就，成就铸成了成吉思汗的千古流芳。《元史》曾经评价他说：“帝深沉有大略，用兵如神，故能灭国四十，遂平西夏，其奇勋伟绩甚众。”这里没有阿谀不实之词。诚然，在古今中外的浩繁书卷之中，人们是用各种视角去审视和评价成吉思汗的。

我研读过前苏联瓦西里·扬所写的《成吉思汗》，这是他以1220年成吉思汗亲统大军征服中亚的花刺子模国为主线，1223年派高级将领哲别和速不台在迦尔迦河畔击破斡罗思和钦察联军为主题所撰写的小说。此君之所以能获得“斯大林文学奖”的原因何在？我想是对成吉思汗攻击、侮辱和恶评所换得的吧。他没有站在公正的角度去看待十三世纪发生的战争。那么，美国作家、史学家杰克·威泽弗德也有《成吉思汗》的著作，他是从另一个视角去研究蒙古史的。他在开篇就引用了——亨利·戴维·梭罗的一句话：请看，国民！国民是什么？鞑靼人！匈奴人！正如昆虫云集，历史学家致力于记住他们，但这是徒劳的。正是由于缺乏那样一位代表众人的人物为标志，他们差异殊甚，难以辨识。杰克·威泽弗德如实地评述了成吉思汗，对其作了公正的批评与赞扬。日本原陆军大学校长饭村穰说过：蒙古远征欧洲以后，东西文化交流，马可波罗游记，促进哥伦布探险，美洲大陆被发现……。所以，成吉思汗的诞生改变了世界的格局（[法] 布鲁丁、[俄] 伊万宁著《大统帅成吉思汗兵略》日译者序，巴图吉尔嘎拉、都固尔扎布译）。成吉思汗的征服比历史上任何其他征服者的规模要多出两倍以上，蒙古骑士在他的大纛指引下所向披靡。他以摧枯拉朽之势使其面对的敌人闻风丧胆，纵有高于蒙古骑士几十倍的军队也无济于事。对于未知的世界，在成吉思汗的心胸中也没有把它视做什么庞然大物，他仅派出一支偏师，就很轻易地闯入了欧洲门户。铁骑驰骋，长驱直入，如探囊取物一般征服了钦察、阿兰、利斯金、奇日木可、保加儿及斡罗斯诸公国。当他们在浑噩中臣服于成吉思汗铁蹄下时，甚至不知他们来自何方。蒙古帝国在鼎盛时期幅员在两千八百四十万到三千一百零八万平方公里之间，几乎等于非洲大陆的面积。从西伯利亚冰雪覆盖的冻土地延伸到印度的酷热平原，从越南的稻田伸展到匈牙利的麦地，从朝鲜半岛伸

展到巴尔干半岛。今天大多数亚欧地域都曾被蒙古人征服过，在现代地图上，成吉思汗征服的地域包括三十亿人口，若骑上快马，从蒙古帝国的中心出发，朝任何一个方向跑去，一年的时间是跑不出它的范围的。令人震惊的是，成吉思汗这一伟业基于其所控制的整个蒙古部落人数仅一千万而已，他从一百万人口中征兵，其军队不足十万。所以，美国五星上将麦克阿瑟在给陆军部长的一份报告中说：“如果有关战争的记载都从历史上抹掉，只留下成吉思汗情况的详细记载，且被保存得很好，那么军人将仍然拥有无穷无尽的财富。从那些记载中，军人可以获得有用的知识，塑造一支用于未来战争的军队，那位令人惊异的领袖（成吉思汗）的成功使历史上大多数指挥官的成就黯然失色。”（原文载〔美〕《19颗星——对美国四位名将之研究》）至今，人们没有从任何书籍查到成吉思汗发动过一场宗教战争。我们注意到，在他那个时代，欧洲的十字军正在远征去消灭异教徒，因战争征服天下的成吉思汗在完成军事目的以后，以远见卓识的战略眼光建立了政治与军事合一的“领户分封制”，又制定了“大札撒”（法律）体制，开蒙古民族依法制断案之先河。他创立了“怯薛”制，拥有了“御林军”；他首创了蒙古文字，改变了蒙古人没有文字的历史；他容纳一切宗教的存在。综上事例说明他在中外几乎家喻户晓的原因，成吉思汗的名字是敬畏、叹服或震惊的符号。

当然，历史车轮在向前滚滚而动时，难免碾过血与肉的身躯，所有抵抗者倒在血泊中，这也是事实，可没有征服就没有成吉思汗其人，其业。

成吉思汗也不是与生俱来的英雄伟人，我们不能以今天的眼光去衡量他的时代——十三世纪。他是以植根于落后的蒙古游牧社会的思想方式去做事做人的，远在八百年前，他的思想理念是经历了一个较大的变迁和跨跃式的发展过程的。

种种矛盾组合成了成吉思汗伟大的性格，他改造了整个蒙古民族，丰富发展了中华文化和文明。著名蒙古学学者格·孟和教授在谈到成吉思汗的历史功绩时写道：“成吉思汗的历史作用，在于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成为划时代的‘一代天骄’。”（格·孟和：《成吉思汗哲学思想研究》，第494页，辽宁民族出版社，2005）

我之所以用长篇历史史诗的形式勾勒博大深远的历史背景和广阔无垠

的草原大漠，波澜壮阔的战争画卷，一场场惊心动魄的战争场景，一组组柔情蜜意的男女风月和一幕幕粗犷的塞外异域的风土人情，从而有意突出刻画各个英雄形象，都是为给读者一个立体的、多元的、多层面的、有血有肉的成吉思汗。

我是一个蒙古族人。这就促使我有了一个明确的信念，中华民族中的英雄里最为突出的，在世界史里列于前茅者就是我应该去表现的对象，尽管有很多的专著、小说存于世上。我没有发现有关成吉思汗的叙事诗或大部的史诗。基于这种种原因，在研究了若干年成吉思汗以后，受到诸多朋友的鼎力支持，才斗胆起笔，写出这部长篇英雄史诗。当然《大蒙古秘史》给我提供了大量翔实的参考资料，但是，要真正弄清楚十三世纪动荡不安的社会，了解当时的政治、军事、文化、习俗、地域等诸多问题及民族问题和纷纭复杂的种类繁多的疑问，也是皱紧眉头的。首先说，我不是一个史学家、社会问题研究者、专业课题理论家，只是一个诗人而已，那么，我写的这部史诗很可能在某个场面或某个问题上出现偏颇，这就需要学者们提出严肃的批评了。



开篇辞

浩瀚的历史大卷哟，
犹如一条滚滚长河，
汹涌澎湃，
翻卷着滔天浪波，
带着厚重的回声远去，
从我们的视野中经过。
乘上追忆的飞舟吧，
用那书写文字的工具做桨，
扯起寻觅的风帆，
前去探索。
探索什么？
八百年前的蒙古草原，
那茫茫大漠，
突兀的高山和东逝的江河。
抑或是：
腾飞的烈马，
凶残的狼群，
飞旋的鹰隼，
踟蹰的牛羊，
还有那迷茫中的困惑。
抑或是：
纷乱的部族、
疯狂的掠夺、
尖利的鸣镝，

高亢的军歌。
血与火的时代哟，
乃是征伐与开拓的组合！
血染的财富和长矛下颤抖的美女，
堆积成了一个个至高无上的称谓：
酋长、算端、埃米尔、苏丹、大公、国王，哈里发、沙、单于，还有皇帝、可汗……
那该如何评论，如何诉说？
这些令人生畏的统治者，
没有人能找出他们的疆域，
没有人能知道他们是什么族人的组合，
只是粗浅地了解，
他们统治下的人们，在弯刀和长矛的丛林里，
过着艰难困苦的生活。
无论是突厥、契丹，还是回纥，
汉人、鞑靼，还是靺鞨。
杀伐便是一代代的信念，
抢掠便是一辈辈的经过。
纷乱困顿的草原啊，
带着多少苦难，多少灾祸！
一条唯一的答案，
便是——

弱肉强食，
这一条不可改变的道理，
又何必为它无休止地辩说……
追忆的舟楫哟，
请暂时停泊，
伫靠在合勒敦不儿罕山下吧，
看看那白雪下的巍峨！
这就是——
孕育战神的地方，
圣洁的长生天啊，
也把它深情地凝望，
皑皑的白雪为它穿上了银甲，
灿烂的阳光，
为它把华丽的金装围裹。
不儿罕山哟，
横亘在莽莽草原上，
它目睹了：
千百年来凶残的狼王，
怎样在草原上突逐，
带领它那无畏的团队，
把轰轰奔跑的蒙古马群，
训练得疾如风、快如电，
不畏风雨、不畏寒霜，
蹄儿起处，
速度超于黄羊。
它目睹了：
操着各种不同语言的人们，在自己的领地，

放牧、婚嫁、歌唱，
跨马提刀、血染牧场。
不儿罕山哟！
撩去晨雾遮罩的面纱，
俯瞰着它的地方。
那蜿蜒如带的斡难河哟，
它一路诉说着目睹的故事
向漠北的深处流淌……
你看吧，
鹰隼在浩渺的天际上不动，
草原上的炊烟袅袅，
短暂的平和啊，
是人们珍惜的时刻，
这是长生天给他们的福祉，
于是哟，
就有了马奶的醇香。
悠悠的长调哟，
穿透云层在天空中回荡。
牛羊注视着翩翩起舞的姑娘，
年轻牧民挺起魁伟的身躯，
拉开手中的硬弓，
尖锐的鸣镝发出凄厉的怪响，
把天上的飞鸟射落，
乞颜部落的老人捋髯醉酒，
对着顽皮的娃娃，
讲述的故事是白鹿和苍狼。
那是一个美妙的传说，
很早以前啊，



在白山黑水的额尔古纳山旁，
有个叫孛儿帖赤那^①的青年，
爱上了豁埃马兰勒^②。
他们双双跑到了斡难河之畔，
在不儿罕山的脚下，
生了个儿子，
于是他的名字叫巴塔赤罕，
他就是啊，
铁木真的祖先，
孛儿只斤氏的血液。
斡难河，
盛载着千年的苦难和无畏，
滔滔流淌在草原之上，
带着沸腾的热流，
和黄金贵族的基因，
在他的子孙身上涌淌。
于是乎，一代又一代，
经过了，不屈的斗争，
人与自然间不断的对抗，
这个乞颜部落哟，
英雄辈出，

一代更比一代豪强……
厚重的历史画卷啊，
刚刚掀开篇章，
我们要诉说的故事，
将是那么远长，
也许是，
能够屹立于世界的英雄啊，
在八百四十年的春日，
就要悄然来到世上。
那将有何预兆？
是灾祸，还是吉祥？
你可凝神注目，
用你那明智的大脑，去解析，
用你那锐利深邃的目光，去浏览，
在浩瀚的蒙古草原上，
骑上俊美的骅骝，
腾跃在历史的时空中，
任意徜徉。
那样，就有了震颤心灵的传奇，
它起源在不儿罕山下，
随着斡难河水流淌……

^① 孛儿帖赤那：苍狼之意。

^② 豢埃马兰勒：白鹿之意。